

当代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遗产与历史任务

周业友

(内江师范学院 计算机与信息科学系,四川 内江 641112)

摘要:深刻认识现实社会主义国家跨越“卡夫丁峡谷”的问题,是我们从20世纪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中继承的历史遗产,也是当代社会主义发展的逻辑起点和基本特点。社会主义要想在本世纪实现新的振兴,必须解决现实社会主义在今后发展中的“新的更强大的吸引力”和发达资本主义在未来革命中的“新的更强大的推动力”这两个重大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想在本世纪取得进一步发展,就必须拓展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把握改革开放与发展的大趋势,加强对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建设。

关键词:“卡夫丁峡谷”;当代世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任务

中图分类号:D6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08)04-0093-04

一、现实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遗产

如果说19世纪是产生社会主义思想的时代,20世纪是社会主义运动和革命的时代,那么,21世纪社会主义的发展趋势及其前景则必定是在走出低谷后获得新的发展、实现新的振兴的时代。当然,社会主义要想在21世纪获得新的发展、实现新的振兴,必须首先回答当代社会主义发展所面临的基本特点,给正在为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的人们以精神动力和理论支持。

那么,当代社会主义发展的基本特点是什么呢?或者说,社会主义在20世纪的发展中究竟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历史遗产呢?这就是,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建立起来的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或者建立起来以后没有能长期保持下来,或者程度不同地面临着进行社会主义改革的繁重任务。

众所周知,在20世纪上半叶,俄国十月革命,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其他一些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在实践上证明: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任何否定这种跨越的企图,在理论上都是站不住脚的,在实践上都是不符合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的。

当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就其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而言是先进的,是优越于资本主义的;但是就其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文化水平而言,则还远远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就决定了这些国家尽管在政治上跨越了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但在经济上并没有跨越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发展阶段,在文化上并没有充分吸收资本主义社会的优秀文化成果,因而还没有实现对资本主义的整体性跨越,还不是发达的或成熟的社会主义。就此而言,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后产物,社会主义能够避免资本主义道路却不能跳过资本主义条件下形成的社会主义所需要的物质和文化基础,这个基础即使不能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前完全准备就绪,也必须在社会主义制度初步建立之后立即着手创造,使自己建立在巩固的基础上。所以,这些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实现政治跨越之后,必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初级阶段,去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这是不可跨越的历史阶段。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是可以跨越的,但资本主义所开辟的“现代社会”的发展阶段是不能跨越的,与资本主义相联系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和高度社会化的生产力的充分发展阶段是不能跨越的。用马克思的话来说:社会经济

* 收稿日期:2008-02-16

作者简介:周业友(1963-),男,四川广安人,内江师范学院计算机与信息科学系,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思想政治理论。

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1]。

当然,对“现代社会”的不可跨越,对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和高度社会化的生产力的充分发展阶段的不可跨越,绝不意味着我们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就不能采取“跨越式发展”的方式。事实上,在资本主义降临人世后,在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后,生产力发展的国际化和全球化,就已经打破了各个国家、民族、地区生产力发展的重复性和单线性。这一过程虽然无法改变整个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阶段的循序渐进性,却使某一个国家、民族、地区借助世界先进科学技术力量,绕过一切从头开始来实现生产力发展个别阶段上的超越成为了可能。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一个社会虽然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其基本方法就是“一个国家应该而且可以向其他国家学习”^[1]。事实也说明,社会主义国家如果不能很好地实现经济和文化的跨越,那么政治制度跨越的成果则不能很好地得以保证,在某种特殊的环境和条件下,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可能滑入“卡夫丁峡谷”,丧失政治跨越所带来的积极成果。

总之,深刻而具体地认识和把握现实社会主义国家“有所跨越又有所不跨越”的问题是十分重要的,它是我们从20世纪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中继承的历史遗产,也是当代社会主义发展的逻辑起点和基本特点。可以说,我们过去的成功与失误,我们现今的共识与争论,我们今后还会遇到的曲折和考验,都大半源于在这个问题上能不能、有没有实现透彻认识和恰当把握。

二、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未来走向

毫无疑问,今后社会主义运动将继续向前发展,实现新的复兴。但由于整个世界形势和时代特征发生了变化,社会主义的复兴和发展将是一个长期曲折的过程,而且会呈现出两个新的特点。

一方面,社会主义在今后的发展将是一个长期、艰巨的历史过程。十月革命以后诞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基本上都是原来经济、政治、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这些国家先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入社会主义,是它们所处的特殊历史条件决定的,是这些国家共产党正确领导、人民团结奋斗的结果,是马克思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设想的证明。然而,这又使社会主义事业不可避免地要遇到

由于经济、政治、文化落后产生的一系列困难。社会主义国家必须为自身的落后、自身的贫弱、自身正在学习和应当学习的东西付出更加艰苦、更加长久的努力。正如列宁所说:建设社会主义就像“攀登一座还没有勘探过的非常险峻的高山”,在这里,“根本没有什么曾经试验合格的东西”,我们必须“准备忍受几千个困难,准备作几千次尝试”^[2]。更何况,20世纪末期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了巨大挫折,其再造辉煌、重振雄风也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新科技革命的发展、全球化浪潮的冲击、当代资本主义的变化,也给社会主义带来了新的挑战,社会主义要解决好这些时代课题也需要一个长期曲折的过程。

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在今后的发展将与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和经济发展保持高度的统一性。如前所说,由于现实社会主义首先诞生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资本主义发展很不充分的俄国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等,从而使得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基本上被前置在现代工业文明的基础上。这样,现实社会主义要想从本质上扬弃资本主义,建成真正的社会主义,就必须把社会主义目标与社会转型目标有机结合起来,通过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实现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现代化发展。由此,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和经济发展程度如何,已经成为决定社会主义在未来能否复兴以及何时复兴的关键要素^[3]。

上述特点决定了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在今后发展中必须解决两大历史任务:

首先,必须解决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在今后发展中的“新的更强大的吸引力”问题。这个问题在理论上已经基本得到了解决,只是要在实践中去完成、去实现的问题,这就是“发展生产、共同致富”的问题,归根到底也就是“发展生产力”的问题。经验告诉我们,当社会主义仅仅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时候,其吸引力往往在于资本主义存在的种种弊端;而当社会主义已经是一种现实存在的时候,其吸引力只能依靠它对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实际超越。如果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不能实现对资本主义生产力的超越,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如果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力长期发展不起来,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就会导致对社会主义信念的危机,造成社会主义“吸引力”不断下降的严重后果。就此而言,在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没有充分显示出来以前,在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没有赶上和超过资本主义以前,关于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问

题就不能说是最终解决了。

其次,必须解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未来革命中的“新的更强大的推动力”问题。俄国十月革命也好,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也好,都只证实了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的革命问题。至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怎样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只是指出了社会主义发展的总趋向,并没有将其具体解决(后来的列宁、斯大林也没有解决)。十月革命胜利后,欧洲国家的工人阶级曾仿效俄国工人攻打冬宫的方式举行起义,但都没有成功。战后发达国家的一些共产党提出“议会道路”、“结构改革”的理论,20世纪70年代“欧洲共产主义”又将其全面系统化,但至今未取得明显进展和成果。近半个多世纪的资本主义发展表明,资本主义在世界上仍然强大地存在着,它还有很强的生命力。在今天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社会财富的积累,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生活的改善,民主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工人阶级结构的重大变化(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逐渐融合,白领工人的急剧增长,蓝领工人相对减少),工人阶级革命意识的某种程度的钝化,种种新的历史变化表明,“资产阶级的即资本主义的发展显得比革命的反抗更有力量”^[4],这也更加尖锐地提出了“新的更强大的推动力”在哪里的问題。这是当今研究世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必须回答的一个问题,也是进一步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必须研究的重大问题。

总之,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在今后发展过程中,必须解决好上述两个问题,一个是实践上的,一个是理论上的。这两个问题能否在本世纪得到圆满解决,当然要由实践来检验,今天难作出确定的结论。但可以肯定地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如果解决了这两个问题,也就实现了社会主义的新的飞跃,它将从根本上改变世界的面貌。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任务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在本世纪的发展,有一个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的问题,这就是,中国既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又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中国目前正处于体制转轨时期,也就是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时期;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中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也就是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时期(它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社会基本经济结构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社会运

行模式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社会基本状态从不发达社会向发达社会转变)。同时,由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纵向穿越全球化的横向空间,从而使得中国社会发展呈现出两大总体格局:一是迎着信息化,实现工业化。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发挥后发优势,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二是面对全球化,实现市场化。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借经济全球化的强劲趋势与空间,提高我国市场化水平,建立开放的社会运行系统与模式。

中国社会发展的这种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本世纪的历史任务^[5]。

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进一步拓展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我们知道,马克思在晚年提出的落后国家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晚年设想”,在20世纪的中国获得了两次确证: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及其实践,肯定了中国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进入社会主义;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及其实践,找到了中国社会制度跨越之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思考基点和理论视角。但是,“由于马克思的思想是探究落后国家的社会发展道路,涉及在发展观念、发展道路、发展形式上如何确立新的发展坐标和观察思考方式;由于这是马克思晚年提出的设想,是有待继续拓展、深入研究的课题;由于中国人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目的主要是解决中国问题,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正包括在马克思提出的课题范围之内”^[6],所以,不断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理应成为我们思考与发展的空间,成为我们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任务。

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进一步把握改革、开放与发展的大趋势。进入21世纪,我们面临着在新世纪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面临着如何与资本主义世界共处的问题,面临着如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我们要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政治体制方面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我们要从世界历史与普遍交往的广阔背景和视野之中进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迎头赶上世界新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潮流,发展市场经济,发展科学技术,走全面发展道路,与世界全球

化接轨;我们要完成传统的工业化和现代生产过程的商品化、市场化和社会化的任务,要大力发展生产力,保持经济增长的较高速度,要努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我们要实现从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从传统人向现代人的双重跨越,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四位一体、相互促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结构和发展模式。就此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往后的现代化进程中是否能不断地解决这些世界历史性难题,从而最终在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都要以我们正在从事的改革、开放与发展为主题。

最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进一步加强对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建设。20世纪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历史上所遭遇到的最大的挫折。这一挫折虽然并不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理论上的失败,但是也的确昭示了“成也在党,败也在党”的历史悲剧,昭示了无产阶级政权如果变质也跳不出“其兴也淳焉,其亡也忽焉”的政权兴亡周期率。苏联的解体和剧变,绝非是生产力的发展不如人,也不是其领导人不注重生产力的发展。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官僚阶层的特权化及由此导致的政治腐败,严重破坏了劳动者的社会主体地位,并由此而挫伤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限制了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及其能力发挥。也正因此,我们党的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领导核心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都非常重视党的建设问题。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进一步面临着执政兴国的考验,面临着改革开放的考验,面临着推动社会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考验。在这种情况下,以胡锦涛为

核心的第四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提出了科学发展的执政理念与发展观念,要求党站在完成执政兴国使命的高度上,把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体现到领导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上来,落实到引领中国发展进步、更好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来,使党的工作和党的建设更加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从而既为科学发展提供了可靠的政治和组织保障,也为党的自身建设提供了价值观念。可以说,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搞好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就会无往不胜。

总之,在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和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个世界性和世纪性的难题。但只要 we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依据世界发展和时代发展的大趋势,依据我国社会全面发展的需要,我们就能够建设起既具有中国特色又深蕴时代内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新阶段、新水平、新境界。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07.
- [2] 列宁全集:第3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379.
- [3] 陈俊彪,杨建淮. 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困惑和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J].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5): 5-10.
-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230.
- [5] 刘荣军.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J].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4):22-30.
- [6] 杨魁森. 拓展马克思哲学研究的新视野[J]. 哲学研究,2000(1):11-17,79.

责任编辑 刘荣军

The Historical Heritage and Historical Mission of the Contemporary Social Development

ZHOU Ye-you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Neijiang Normal College, Neijiang 641112, China)

Abstract: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transition of Crafting George in the socialist countries is the historical heritage we get from the 20th century socialist development, and the stating point for our contemporary development. The two major tasks of greater attractions and stronger driving forces are crucial in the socialist construction.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ist construc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highly dependent upon the broader knowledge of the socialist construction, the trends of reform and opening, and enhanced buil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Key words: Crafting George; contemporary world;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istorical mission